

难忘那盆烤红薯

□ 刘林



中央电视台文艺小分队的艺术家们来到江西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冒雨为老区人民送来精彩的文艺节目。

中央电视台文艺小分队到革命老区的农村演出,我们看到了老区发生的新变化,也感受到老区人民对文艺的期盼,对文艺工作者的真情。小分队走过了好多地方,最让我难忘的是在江西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演出时,老百姓端出一盆红薯。

我们在井冈山的行程安排很紧张。随小分队来的书法家们给神山村写了春联;主持人马跃、耿晨晨(绿泡泡)还和其他小分队成员去了宁冈希望小学,给孩子们送去一些文具,拍了全家福。

文艺小分队来到神山村是1月6日当天上午10点。我们走了很多山路,到这个小山村来给乡亲们送去新春的慰问。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到这个村里来考察慰问。当年,这里还是一个贫困村。如今,村里发展起黄桃基地,有了专业合作社,很多人家办起农家乐,群众收入都有很大提高,贫困村村民过上了小康生活。

我们演出的地方,是在神山村的停车场。演出这天,尽管天上下着雨,但村里的人基本上都来了,约200人左右吧。当天,浓雾弥漫在神山村四周,雾蒙蒙中不时

飘起零星小雨。录制现场,演职人员都在这样的天气中工作,大家都没有感到累,现场没有一个观众提前离场。整个演出气氛非常热烈。

下雨给我们的演出带来很多不便。中央电视台文艺小分队克服困难,录制摄像机、音响等设备都穿上了“雨衣”,切换设备都搭建在老表家里。嘉宾、演员等换装也得到老表家里去想办法。当时,我们去跟老表商量借用他们的房子,老表们都说得非常真切:“谢谢你们来我们神山村,房子你们随便用,有需要随时说。”

最感动我的那一幕出现在演出结束之后。我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奶奶,端着一小脸盆从屋里出来,里面装着满满一盆她刚刚烤好的红薯。老太太操着当地方言跟我们说:“吃点吧吃点吧,你们真是辛苦!”

演出确实有些辛苦。两个小时录制,时不时下着阵雨,温度都在零下,主持人有一两段串词录制的时候都在发抖,录完了串词下来,都冻出了鼻涕。大家说:“我们真是拼啊!”看到老区群众的这份真情,我们都感到,“拼”也值得了。

「手跋」

——国图馆藏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石药尔雅》

此书珍贵之处,在于卷中夹有一则手跋。寥寥数语,提示很多手写者的信息,也提供了手写者生平的重要史料

□ 刘悦

《石药尔雅》,唐梅彪撰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梅彪,西蜀江源(今四川松潘)人,少好道艺,性喜炼丹,生平事迹不详。因道家炼丹著作中所述丹药、丹方多用隐称,使用不便,故集各药、方异名,仿《尔雅》体例,撰成此书。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二《石药尔雅》跋云:“医方以药石并称,《尔雅》只释草木,石不及焉,梅彪取其隐名而显著之也。”

全书上、下卷共六篇。上卷“飞炼要诀”列“释诸药隐名”篇。所述168味药中石类81味,动物类40味,植物类42味,不明类别者5味。石类药物约占半数,又炼丹家尤重矿物药,故全书以“石药”命名。该书最早见于宋《崇文总目》释道家类。因所载多为当时常用中药,亦被宋《遂初堂书目》、清《抱经楼藏书记》归为医家类。诸药之别号异号考辨一直为本草学家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书篇幅不大,仅5000多字,保存不易,宋元刻本今未见,幸明正德十年(1445)刻《道藏》本收录,流传至今。此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为该书现存最早单行本,与《道藏》本文字有异,版本颇为可贵。又抄写精美,以研光白纸、仿宋刊印体字精写,中缝下书“汲古阁”,“玄”或避讳缺末笔。

汲古阁为明末著名藏书刻书之地,其所藏多精善,所抄所刻则以多精校与仿宋本闻名。汲古阁主人毛晋(1597—1659),常熟人。其藏书钟爱宋本,一遇宋本便不惜重金购置。当时宋本已很难得,毛晋便因藏书而刻书。据记载,汲古阁刻书规模极大,“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因毛晋多影抄影刻宋本,之后若干年其所用底本又多有散亡,所以毛晋实际保存下来的许多是宋本的原貌,加之精刻精印,素为后世研习版本、收藏古籍者所重。毛氏汲古阁抄本,书籍史上又称“毛抄”,毛氏创造了独特的影抄之法,抄写了大量传世十分稀少但文献价值非常高的宋、元、明珍贵古籍,以保存古日本原貌,抄写精工、用纸绝佳著称,有“下宋本一等”、“稀世之珍”的美誉。自明末行世以来,毛抄本被学者、藏书家竞相收藏。

此书珍贵之处,还在于卷中夹有一则手跋。我国著名藏书家傅增湘(1872—1949)先生称“恐为南怀仁手迹之仅存者矣”。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擅长机械制造,善历法,懂兵器,会造炮。南怀仁还当过翻译,搞测量,教数学。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后,他次年便因汤若望推荐入京供职钦天监,研究天文历法,改制观象仪器,后执掌钦天监。又因清廷对三藩用兵,奉命监造火炮。康熙十五年(1676),俄使尼果赖来京,任中方拉丁译员。其官至工部侍郎,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他还被视为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

跋以鹅翎笔书写,云:“吾友何义门由南来,余见之。义门带有旧书,有命(名)书,甚好。内有新抄《尔雅》,取出一看,名叫《石药尔雅》。余见道家书甚宝。吾国有古时一人,是道人,一百余岁,传弟子,就是与此名同。我国那书是不传,因此宝。余问义门说:‘《道藏》有书的也’。何密死的命余跋之者,大清何密死的古学的也。康熙癸未,三品衔监正南怀仁书。”跋中称何焯为“何密死的”,即英文Mr.He的汉译拼写,语句亦欠通顺,符合外国人写法。何焯(1667—1722)字义门,博览群籍,长于校勘,康熙四十二年(1703)经李光地推荐,奉召赴京。他大概此时得见南怀仁,请其作跋。落款“康熙四十二年”,与学界公认的南怀仁卒年康熙二十七年(1688)不合,又为研究南怀仁生平事迹的一重要史料。

此本钤“毛晋”“汲古主人”“虞山毛晋”“子晋书印”“汲古得修”“毛扈之印”“芥季”,为汲古阁毛晋、毛扈父子藏印。傅增湘得于友人吴昌绶所赠。傅增湘,四川江安人,字沅叔,自号藏园,藏园居士,是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版本学家。傅氏注重蜀地文人著作的收集与汇刊,曾影刊此书,收入双鉴楼刊《蜀贤遗书》,亦关注到杨氏海源阁藏一同本,云“是同时写有二本也”。两本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



《石药尔雅》一书的手跋。(资料图片)

悦读

一曲黄梅戏 情牵三代人

□ 桂也丹

一本黄梅戏研究书籍,凝结了祖孙三代人的心血。正是有了这种坚守,我们的文化才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我的祖父桂遇秋1934年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杉木乡桂畈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听着黄梅戏长大,凡是看过的黄梅戏,他都想方设法把唱本弄到手,一本一本用牛皮纸做封面,用针线装订好,放在衣箱中珍藏起来。他一生牵挂黄梅戏事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组织全县知名老艺人听唱腔、录戏文、摸家底,如实记录了黄梅戏“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的全部传统剧目,共述录手抄大本戏41本,小出72个,约300余万字。

“文革”之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黄梅戏36大本、72小出,共108个剧目,有将近三分之二灰飞烟灭,唯一的希望就是从民间那些老艺人、老观众口中去抢救、挖掘。1978年,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祖父仍念念不忘黄梅戏事业。一辆破旧自行车载着他奔波,一个掉漆的军用水壶伴随着他走南闯北,一个过时的采访包跟着他走家串户。桂遇秋前后花了40年心血,将那些散失在民间的黄梅戏传统剧目全部搜集到手,共计黄梅戏传统剧目大本戏106本,小戏200出,共600余万字,其中不少剧目为稀见孤本;戏曲传统剧目20多个,约40万字,与黄梅戏、花鼓诸腔有关的弹词、宝卷32本,约80万字。同

时,还挖掘了不少黄梅戏历史沿革、班社概况和知名艺人的资料。1989年10月,一部30万字的《黄梅采茶戏志》初稿完成。1991年11月,经湖北省文化厅初审,国家文化部终审,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

接着桂遇秋又对50年来搜集的306本、出当中的210本,出历代黄梅戏艺人演出脚本进行整理、校勘,结果为《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全书15集480余万字,仅誊抄正稿就达两万余页。由于经费筹措困难,历时10年,直到他1999年12月病逝时,还剩3集没有付印,后由其儿子接力完成。1999年12月23日,桂遇秋弥留之际嘱咐家人:“我走后不放哀乐,用黄梅戏唱腔音乐为我送行。”他最后的嘱托是:“把我没有做完的事做完……”

长期跟随祖父从事黄梅戏理论研究的父亲,非常清楚祖父所说的这“没有做完的事”具体所指。那就是接力完成110个黄梅戏传统小戏的整理、校勘工作,为近500万字的《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丛书画一个句号。祖父这句嘱托,成为桂家子孙义不容辞的使命、责任和担当。这一年我15岁,刚刚进入高中。

祖父希望我能考上戏剧学院,继承他

的事业,从事黄梅戏理论研究,把黄梅戏艺术发扬光大。2002年,我考入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虽然没有实现报考戏剧学院的愿望,但祖父的嘱托一直铭记在心。

进入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后,为了实现祖父的遗愿,我毅然从父亲手上接过祖父留下的黄梅戏传统剧目资料。我在完成学业的同时,经常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学习中国戏曲历史和基本知识,用所学之长为自己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春回冬去,寒来暑往,三载付出,五易其稿。我依据祖父50年间搜集的资料,完成了历经半个世纪艰辛,凝聚三代人心血的30万字的《黄梅戏传统剧目考略》。2005年由黄梅戏权威刊物《黄梅戏艺术》杂志分期推出。据黄梅戏艺术界专家评价,该资料填补了黄梅戏戏曲史的一项空白。

2008年春天,我再度离开家乡,踏上新征程。10年间,在武汉15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我对《黄梅戏传统剧目考略》进行了重新审视和修改。重点定位在文本研究和文本的社会文化载体研究上,注重与黄梅戏艺术形态实证相结合,考证黄梅戏传统剧目与古典戏曲文学的历史渊源,以整体史学观照黄梅戏艺术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从历史学、戏曲学、文化学及审美



学角度进行考证。2009年10月,我被湖北普通高校毕业生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黄梅戏艺术研究中心聘为研究员。

2017年4月,学术委员会评审通过了我申报的《黄梅戏传统剧目探微》项目,在我心中激起了一阵涟漪。这个项目凝聚着我一家三代人心血,也是我完成祖父嘱托的答卷。《黄梅戏传统剧目探微》的问世,实现了祖父50年的梦想和企盼。

不是经典无法成就永恒,不是非凡无法成就经典。祖父执着追求黄梅戏艺术,倾尽毕生心血,堪称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之非凡;我与父亲延续祖父的艺术生命,完成他未竟事业,实属接力为黄梅戏艺术奇葩增添添彩之永恒。也许这只是黄梅戏曲文化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脉动不息的乡愁,生生不息的守望。

(本文摘编自《黄梅戏传统剧目探微》后记)

文物品鉴

虞弘墓:诉说千年交往事

□ 游恺



上图 山西发掘的虞弘墓石棺椁。



左图 虞弘墓石棺椁中部墙板的正中间图案。(均为山西博物院资料图片)

扩挖后,是一个古代的砖室墓。考古专家闻讯而至,经过艰苦发掘,隋代虞弘墓摆脱千年积土重压,缓缓走进人们的视线。

在虞弘墓诸多遗物中,墓主人的葬具——一件外观呈仿木结构三开间、歇山顶殿堂建筑的汉白玉石椁引人注目。它长约295厘米、宽约220厘米、高约200厘米。由底座、中部墙板和歇山顶三大组成部分,石椁下四周各垫有两个兽头,背上背负着底座。底座与中间墙板的四周内外满饰皆为精美绝伦浮雕和彩绘,局部还有描金装饰,令人叹为观止。

石椁中部墙板的正中间图案最为宏阔。男女主人分坐在庐帐的坐榻上,男主人头顶波斯王日月冠,留着浓密整齐的胡须,气质雍容高贵。他向左侧身而坐,左腿弯曲平放在榻上,右手端着一只酒碗,举于胸前,目光温和平视着对面的妇人。女主人头戴花冠,衣饰华贵,右手举杯,低头含胸,在陪男主人饮酒。庐帐两旁分站四位侍者,肃然站立,正在谦恭侍奉;六位乐师,吹拉弹奏,正在尽力表演。中间一位胡人舞者左脚踩着小圆毯,右脚后翘,两臂一上一下来回翻动,身首扭转,正在表演。舞者身形灵动,正应古诗中关于胡腾舞的描述:“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流帽偏。环形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与上半幅雕绘吉祥和睦、歌舞升平的景象不同,下半幅雕绘风格骤变,人狮搏斗场面惨烈异常,令人惊心动魄。

在石椁前壁下排正中,画面中部占据突出位置的是一个燃有熊熊火焰的大祭坛。祭坛造型简洁华丽,祭坛座犹如莲花般盛开。祭坛两旁,各有一人首鹰身

的人相对而立。两人均是上身倾向火坛,一手指嘴,一手伸出,抬着火坛一侧,一幅小心翼翼和神圣的样子。其余画面内容涉及宴饮、乐舞、射猎、家居、行旅和酿酒等,都充满了浓郁的中亚和波斯风格。

考古工作者们找到了墓主人夫妇的墓志。虞弘墓志盖完整无缺,为篆刀形,志盖中部刻出九个整齐的方格,由左至右,由上至下,阳刻“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九个篆字。墓志现存625字,其内容分为志与铭两部分。记载了曾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潜,鱼国尉驍驎城人,曾奉姑媚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和安息、月氏等国,后出使北齐,随后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在北周一度任“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宝府。开皇转仪同三司,敕领左帐内、镇押并部”。死于隋开皇十二年,即公元592年。

西安或者洛阳在汉唐时期吸纳了大量外国使者、商人和学者。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尤其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对游牧民族和外国人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商贩涌向平城;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是北方军政中心,胡商辐辏,商贸发达,留下无数外来遗物。虞弘来到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背景下。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中亚人在中原地区活动的记载,但墓葬和墓志很少发现,反映其民族系列生活的图像更是少之又少。虞弘墓的发现揭开了中国古代西域诸国风貌及入华中亚人的神秘面纱,是北朝中外文化交流繁盛的历史见证,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反映中亚古国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最集中、最丰富、最珍贵的实物资料,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山西太原有一座古墓,专家定名为虞弘墓。这个墓葬的意义在于展现了1500年前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交往的辉煌篇章。墓葬的发掘源于一场大雨。1999年7

月,太原市王郭村正在施工修路,大雨瓢泼而至,当地一位村民怕雨水浸泡院墙,就想在土路边修一条小水渠。没想到一铁锹下去,露出一个汉白玉屋顶,再向四面